

張山雷纂輯

科技衛生出版社

藏府藥式補正

序

潔古老人藏府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。向無單行本。僅見於李瀕湖之《綱目序》。上有某藏某府標本虛實寒熱補瀉各條目。而以應用諸藥分條附注。朗若列眉。爲學者示以儀型。樹之標準。最是有條不紊。羅羅湧疏。初學得之。譬如握羅盤而指方位。自無暗中摸索之苦。金鍼度世。其意甚良。所惜言之不詳。引而不發。言其然而未嘗言其必然。賢者讀之。固不患不能悟徹其條理。苟其學識未到。竊恐淄澑臭味。疑似莫分。則毫厘之差。已足甚千里之謬。况一類中所列各藥。性情分量。各有專長。功效所趨。何嘗一致。設不爲之指示其同中有異。則陋者方且寶若兔園冊子。信手拈來。食不知味。反授庸俗以簡易之捷徑。而爲售且不可勝言。歧中有歧。每滋誤會。是豈作者初意所及。况乎尋繹諸條。尙有偶沿昔人之誤。未盡純粹者。則亦宜稍爲更正。以成全璧。莫爲之後。雖盛弗傳。蓋亦前賢之所殷殷屬望者也。近人建德周學海澄之。據高郵趙雙湖醫學指歸錄出。刻入周氏醫學叢書中。自成一卷。各條目藥下。皆有注文。所以申明其病機之原始。及藥力之効用。頗能言其所以。裨益學者不謬。以校綱目序例中之舊文。增多數倍。周氏謂殆卽趙氏所增。今按大腸條中補氣下。有此所謂氣。疑指風言云云。確是注家口氣。當出趙氏。必

非潔古本書所固有。壽頤謂是書以病因為主。提綱挈領於根本上求下手之法。實是探河源於星宿之海。所見者大。足以握病理藥物之樞紐而一以貫之。較諸向來本草之有百病主治各藥。以證標目。純從枝節着墨。相去殆不可道里計。且又言簡意賅。切於實用。洵是治醫者不可不讀之書。惟趙氏周氏二本。行世未廣。而李氏綱目中既無注解。則不能軒豁呈露。且序次又不與周氏盡同。今從周本正文。於注則逕稱原注。以醒眉目。且以拙見疏通而證明之。或有沿誤者。則糾正之。其偶有脫略者。則補綴之。均于條下分別揭出。以清眉目。是固病理中之上乘禪。而亦藥物上之類證表也。爰即以補正爲名。時辛酉良月
張山雷氏重訂於蘭江客次

目 次

肺 部	一〇
大腸部	一一
胃 部	一二
脾 部	一三
心 部	一四
小腸部	一五
膀胱部	一六
腎 部	一七
命門部	一八
三焦部	一九
膽 部	二〇
肝 部	二一

藏府藥式補正

張壽頤山雷 簇輯

肺 部

肺藏魄屬金。總攝一身元氣。主聞。主哭。主皮毛。壽頤按。肺爲諸氣之主者。以其司氣之呼吸。主出納之門戶耳。若易之曰元氣。則以此身陽氣而言。蒸動於腎。而輸化於脾。殊不與肺之呼吸同類。先天根本。後天發育。非肺家華蓋之藏所能總攝。潔古此言。殊有誤會。雖人之一身。循環上下。本無二氣可言。然肺僅司其出納呼吸之職。而攝納之令。則在腎之蓋藏。布濩之權。則在脾之旋運。究竟各有所主。必不可逕謂肺爲元氣之總攝也。主聞者。蓋以鼻聞五臭言之。肺開竅於鼻。肺氣通調。則鼻觀靈敏。而五臭自分。肺氣閉塞。則鼻竅窒滯。而不聞香臭。非兩耳聞聲之聞也。凡鼻之病。皆肺之病。肺藏主哭。經有明文。然義無所徵。祇可存而不論。肺位最高。故氣通於皮毛。亦膚表之第一層。又經言肺病在肩背。似當補主肩背一句。

本病 原注、藏府之病。本爲病。下同。 壽頤按。百病淺深。皆當分別藏府經絡標本論治。藏府者。經絡之根本。經絡者。藏府

之枝葉。凡病之輕而淺者。皆在經絡。迨其日積月累。漸入漸深。則傳至本府本藏。而病根堅固。不可猝拔矣。潔古本書。原題曰藏府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。所以握百病之綱要。而辨析其原始者。大經大法。全在標本二字。學者能從此入手。則燭照數計。病無遁情。水飲上池。何患胸無成竹。若以一種病證言之。則又病源爲本。見證爲標。與此標本二義。又是不同。亦不可以渾淪無別。

諸氣
原注肺爲五藏華蓋。故
主氣也。 膽鬱。壽頤按。上焦胸膈之間。氣機窒塞。如胸痺之類。皆肺氣爲病。若中下二焦氣分諸病。則肝脾腎三藏爲多。經脈篇無此一證。潔古蓋據至真要大論及經脈篇。是動則病肺脹滿。固卽肺氣之贋鬱也。

諸痿
原注肺爲五藏華蓋。故
主氣也。 壽頤按。經脈篇無此證。至真要大論。諸痿喘嘔。皆屬於上。王注頗欠明析。宋校正引痿論。謂五藏使人痿者。因肺熱葉焦。發爲痿躉。故曰屬於上。痿。又謂肺痿也。潔古所據。固本於至真要大論。然以病情言之。當專以肺痿爲是。若足痿。則肝腎之虛。亦有因於溼熱者。必不可均以爲肺病。

喘嘔
原注肺爲五藏華蓋。故
主氣逆。 毒頤。按此以喘爲嘔。故病屬於肺。若其他諸嘔。則胃病爲多。經脈篇有膨膨而喘一證。又有喘喝一證。喝。靈樞作渴。誤。潔古作嘔。則本至真要大論。

氣短 壽頤按、氣短是肺金之壅塞。或肺虛之無權。故爲肺病。若腎虛氣不收攝。吸氣不下。則不可專以爲肺病矣。經脈篇謂氣虛則少氣不足以息。卽氣短也。

咳嗽 上逆 壽頤按、咳嗽氣逆。固多肺病。而亦有腎虛不能納氣。浮陽上衝一證。其源雖不在於肺。然氣火上衝。擾及肺絡。然後作咳。如不擾肺。卽不作咳。故咳嗽雖各有其源。而皆以肺爲總路。經脈篇有咳嗽上氣一證。

咳唾膿血 原注、肺癰也。 壽頤按、肺癰咳唾膿血固也。又有肺虛久咳成痰。亦唾淡紅稀痰。似膿非膿。似血非血。其候較之肺癰膿血。尤爲沉痼。經脈篇無此證。是潔古所補。

不得臥 原注、肺氣射肺。 壽頤按、肺無肅降之權。則浮陽不藏。不得安臥。此趙氏所謂肺藏魄之理也。其肺氣脹滿。水飲窒塞。而不得臥者。又是一候。經脈篇亦無此證。

小便數而欠 遺失不禁 原注、上氣下陷。 壽頤按、肺氣清肅則順降得宜。小溲不變。肺氣不利則水道失其故常。爲癃閉。爲頻數。爲不禁。病雖在下。而自與至高之臟氣息息相通。喻嘉言謂有翼者無肺。故二便不分而無小水。四足者有肺。則有小水。可知肺與溺之關係。經脈篇有小便數而欠一條。又有溺色變一條。脉經則溺色變下有卒遺矢無度五字。今本甲乙靈樞皆無之。據潔古此條。似脉經作遺矢爲誤。此

蓋以小溲自遺言之。與遺矢不同。

肺脹滿

本條壽頤新補。以下凡注有新補者，均同。

壽頤按、經脉篇有此一條。潔古不錄。蓋以統之於諸氣膾鬱一條也。然諸氣

膾鬱是概括胸膈氣滿諸證在內。而肺脹固自有專病。是宜補也。

胸滿

新補

壽頤按、經脉篇有此一條。卽指肺氣膾鬱言之。潔古不錄此證。亦以爲統於諸氣膾鬱之中。

也。

煩心

新補

壽頤按、經脉篇有此一條。雖是心家之煩熱。然肺心最近。肺熱熏心。當有此症。是宜補也。

掌中熱

新補

壽頤按、掌中雖屬手厥陰經。然肺與心部位最近。肺熱熏心。當有此證。是亦藏病。

標病

原注、經絡之病。主皮毛。下同。

洒淅寒熱

原注、肺主皮毛。

壽頤按、外感風寒。惡寒發熱。皮毛先受其病。皆肺家之病。傷寒論太陽病之嗇嗇惡

寒。翕翕發熱。雖曰太陽表證。未始非肺手太陰經首當其衝。桂枝證之鼻鳴。小青龍證之水氣喘咳。何

一非肺經病。方中麻黃杏仁。何一非肺經藥。以此知感邪在表。太陽太陰各有見證。仲景太陽篇。早已合手太陰證。各各示人以辨證用藥之法。何圖明季以來。偏有傷寒傳足不傳手。溫熱傳手不傳足之說。強分界限。妄生門戶之見。須知外感第一步。無論風寒風熱。肺經受病最多。潔古以寒熱一證。列於

標經標病之首。視近世之斷斷以爭傷寒溫熱手經足經者。所見廣狹不同。相去遠矣。經脉篇雖無此證。然外感寒熱。手太陰固首當其衝。潔古補此最是。近人治風寒風熱。無不以宣泄肺氣爲入手法門。如荆芥牛蒡桑葉蒺藜諸味。何一非手太陰經主治耶。

傷風自汗 壽頤按、此兼風寒風熱言之。自汗是表證。亦是皮毛之證。謂非肺經之病而何。經脉篇作風寒汗出中風。

肩背痛冷 壽頤按、肺主肩背。經有明文。肩背痛冷。皆肺經受寒之證。此當用太陽病之桂枝麻黃法者。可悟太陽太陰病理之同條共貫。經脈篇有氣盛有餘則肩背痛一條。又有氣虛則肩背痛寒一條。是寒熱虛實各爲一證。潔古此條。則專以氣虛一層言之。

臍臂前廉痛 壽頤按、此手太陰經脈所過之部。經脈篇作臍臂內前廉痛厥。多一內字。於本經所過之部。尤爲明白。似不可少。此當係傳寫之脫佚。厥則以厥逆言之。雖同是經絡爲病。而與痛各爲一證。

缺盆中痛 臂厥 新補 壽頤按、經脈篇有此二證。臂爲本經所過之部。而脈循肺系。未始不在缺盆之

正中也。

氣實寫之

原注、肺主氣。實者邪氣之實也。故用瀉下分四法。 壽頤按、實者。皆有餘爲病。非吾身應有之正氣。故曰實邪。經所謂邪

氣盛則實者。斯宜瀉去其邪。而正乃可安。

〔瀉子〕原注、水爲金之子。瀉膀胱之水。壽頤按、肺與膀胱於生理上自有一氣貫通之功用。肺氣清肅。則水道通調。膀胱自無壅滯之患。而膀胱蘊熱。則水氣橫溢。肺金亦失肅降之常。故肺家閉塞。氣窒不宣。有宜疏通肺竅。以恢復下行爲順者。亦有宜泄導膀胱。以決去下流之壅者。病情既異。治法亦是殊途。但謂實則瀉其子。尚是拘泥於五行相生之說。而未盡活潑靈機也。

澤瀉原注、入膀胱利小便。壽頤按、澤瀉淡而能滲。利溼熱。壅滯之小便不爽。此則專瀉膀胱蘊熱者也。

葶藶氣原注、大能利膀胱水。壽頤按、葶藶泄肺閉而滑墜下行。導水氣直達州都。是爲行氣下水之主將。

桑皮原注、下行水氣行水。壽頤按、桑根皮裏秋金肅降之氣。清肺之熱。泄導氣火下行。又能通達皮毛。引皮膚中水氣達膀胱而出。潤而不燥。此泄肺行氣。利水消腫。最馴良而最有力者也。

地骨皮原注、降肺中火從小便出。壽頤按、地骨皮能清骨中之熱。泄火下行。以視桑皮。則寒涼又勝一籌。而清肺熱。

導氣火。亦引皮膚水氣順流而下。不嫌燥烈傷津。破耗正氣。則與桑皮異曲同工。

〔除溼〕原注、肺氣起於中焦。胃中溼痰凝聚。其氣上注於肺。去胃中溼痰。正以清肺。壽頤按、形寒飲冷。肺氣壅塞不行。則津液凝滯。水飲成焉。此

金寒水冷。肺臟自有停飲積溼之證。正不必遠引胃之痰溼。上注於肺。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。故肺家

實邪。痰飲最多。飲本寒水。皆基於溼。即有濁痰凝結。由於熱邪煎灼而為濃厚。然其源亦由於溼滯。則雖謂肺胃之實邪皆是溼邪。亦無不可。所以瀉肺之藥。多屬除火消痰之劑。亦不僅半夏茯苓等數物。潔古此條。特撮舉數者以例其餘。非謂肺家除溼之藥止此六物。蓋可知也。

半夏

原注、除溼化痰、健脾和胃

白礬

原注、燥溼化痰、除溼化痰

白茯苓

原注、利痰除溼、熱行水

橘皮

原注、理氣燥溼導滯消痰

薏苡仁

原注、甘益胃土勝水、淡滲溼

木瓜

原注、斂肺和胃、去溼熱

壽頤按。肺家溼邪。即是水飲。故化痰滌飲。皆所以除肺之溼。而淡滲利溼。亦即所以清肺。正與上文瀉

子一條。其意互相貫注。則凡治痰飲。及通利小水諸藥。自可觸類旁通。固不必條舉而臚陳之矣。

(瀉火) 原注。肺屬金畏火。火有君相之別。君火宜清。相火有從逆兩治。氣質只宜逆治。

壽頤按。肺為嬌藏。質最柔嫩。故畏寒亦復畏熱。苟受火灼。則津液被爍。變幻莫測。趙氏謂肺金畏火。猶是五行生尅之空套。其實肺之畏火。本不係乎火能刑金也。

又謂相火有逆從兩治。其意蓋謂龍雷火熾。有用桂附引火歸元。導龍入海之法。用熱以治虛火。故謂之從。其實外熱上熱之證。可投桂附者。皆裏有真寒。而外現假熱之格陽。及下有大寒。而上現浮熱之戴陽。桂附仍治其裏之真寒。下之大寒。非治其格拒之外熱。及浮游上泛之虛熱。是已不可謂之從治。若以肺火而論。則無論肺有實熱。止宜清泄。卽曰肺家虛熱。亦惟有先清其熱。而虛乃可保。否則熱愈熾。而肺金益耗。病將不可復問。且肺家之火。又何嘗有從治之法。固不以氣虛氣實而有異宜。趙氏此注。直是畫蛇添足。

粳米

原注、色白入肺除煩清熱

石膏

原注、色白入肺清熱降火

知母

原注、清肺瀉火潤皮滋陰

寒水石

原注、瀉肺火胃火治痰熱喘嗽

詞子

原注、散肺降火泄氣消痰

壽頤按。膏知粳米。白虎湯也。雖是清胃之正將。惟其稟秋收肅降之氣。所以能掃蕩炎盛。而呈西方燥金靜穆之令。故以金神白虎命名。蓋二者性質。固無一非清火泄熱。而助肺金之嚴肅者也。但瀉肺之

火。主藥猶不止此。如芩連桑皮地骨前杏仁之類皆是。但羅舉頗嫌繁碎。潔古之意。蓋姑錄數味。以示涯略耳。且下文本熱清金一條。義與此合。亦可參觀。惟詞子澀斂。非能瀉火。此潔古之誤會。而趙氏亦爲之應聲。得毋貽誤後學。

〔通滯〕原注、邪氣有餘壅滯不通。去其滯氣則正氣自行。壽頤按。肺司氣化出入之橐籥。外邪壅之。則氣不通利。而停痰積溼。變幻正多。是肺家邪實之病。皆氣機窒滯。階之厲也。滯固宜通。凡化痰滌飲宣絡順氣之藥。皆可爲肺家通滯之用。亦可與上文瀉子除溼二條諸物。交互參考。

枳壳原注、破氣行滯。氣行滯、壽頤按。枳壳枳實。破結開泄。宣導氣滯之主將。但枳實重墜。利於中下二焦。枳壳較爲輕靈。故爲泄降上焦之主任。

薄荷原注、辛能散、涼能搜肝氣、抑肺盛。壽頤按。肺受風寒。氣機固爲之窒滯。然風熱乘之。亦能蘊結鬱蒸。閉塞爲患。薄荷辛涼。其氣芳香。最善走竄。乃清熱利竅之神品。趙氏謂搜肝氣。抑肺盛。非特浮泛不切。抑亦不合病情。

生薑原注、辛溫發表、宣通肺氣。壽頤按。生薑辛溫。輕清而不猛烈。善疏皮毛風寒之邪。故爲肺家發散寒氣之專藥。以視乾薑味厚溫中。功用自異。

木香原注、升降諸氣泄肺疏肝。壽頤按、木香氣味俱厚。固不僅爲宣通上焦氣化之藥。惟其氣甚烈。上行亦捷。是爲疏泄氣滯之能品。固振動氣機之良導也。

厚朴原注、辛溫苦降下氣消痰。壽頤按、厚朴辛溫能升。苦泄能降。近人往往視爲中下二焦開結破氣之用。是僅知其苦泄。而幾忘其辛升。仲景謂喘家加厚朴杏仁佳。知其溫通開泄之功。固合上中下三焦而一以貫之也。

杏仁原注、鴻肺解肌降氣行痰。壽頤按、杏仁苦泄重降。開結滯而滌痰膩。是肺家之專藥。

皂莢原注、通竅吐痰。壽頤按、皂莢乃蕩滌垢膩之猛將。無堅不破。無積不消。老痰得之。等於摧枯拉朽。而風痰壅塞。亦能開泄上涌。一鼓而除。是肺有痰飲之掃蕩法也。

桔梗原注、入肺瀉熱。開提氣血。表散寒邪。壽頤按、桔梗疏通氣滯。亦徹上徹下。開泄三焦之通用藥。又能外達腠理。發泄皮毛。趙謂表散寒邪。深合桔梗辛溫之正治。若謂開提氣血。則須知本草經絕無升提上行之義。未免爲潔古載藥上浮之說所誤。要之泄降爲長。固能疏達肺家氣滯。觀古人以治肺癰。其旨自見。

蘇梗原注、下氣定喘。壽頤按、蘇梗以近根肥大者爲佳。故爲重墜降氣。直達下焦之用。惟其氣芳香。亦行於中上焦。是亦可以順導肺氣。故潔古列爲肺家之藥。

壽頤按。本類通滯。爲大實者設法。故多氣味濃厚力量峻烈之品。蓋肺家實邪。本止兩種。苟非痰結。卽是氣窒。所以除溼一項專主消痰。而本類專主破氣。惟更有氣機偶滯。未至大實之一候。則枳朴皂莢等味。尙嫌藥力太猛。止宜用氣味輕揚者。開發而屏布之。如兜鈴馬勃九孔子瓜蕷皮旋覆桑葉之類。皆清宣肺氣之清靈要藥。自與氣濃力厚者主治不同。亦未始非疏通氣滯之一道。他若荆蒡蒺藜等。輕疏肺閉。卽以開泄皮毛。解肌散邪。則爲在經外感言之。補入下文標病條中。亦與本病不同。不可含渾。又肺氣鬱窒。內壅生熱者。更有清泄肅降一法。亦所以通肺之滯。如白前桑皮枇杷葉象貝母之屬。是治肺熱氣滯。鬱結不宣之證。苦泄涼降。所以抑之下行。以順肺金清肅之性。但不可誤用於風寒外束之時。否則寒邪被抑。益增其壅。而邪無出路。變幻不窮。此與潔古之辛香開結。大是不同。而所以泄肺家熱壅。自成一種法守。可以補易老之未備者也。

氣虛補之

原注、正氣虛則用
補下分三法

〔補母〕原注、土爲金母。補脾胃。正以益肺氣。壽頤按。虛是本氣之式微。法應用補。自當補益本身。庶爲直捷了當。經雖謂虛則補其母。得毋舍近求遠。失之迂曲。惟肺裏金寒之氣。其體清肅。故肺氣果虛。皆兼寒證。凡是肺家補藥。又多合肺金肅降之令。盡是清滋涼潤。可以治肺家燥熱。而不可以治虛寒。所以古人補肺。恆用

補土之法。培其母以蔭其子。似經文虛則補母一說。專爲肺臟立論。凡是健脾養胃之藥。皆足以補益肺虛。亦不獨潔古所舉之參耆甘草數物。而肺病善後良法。如氣虛少氣乾咳諸證。但已脉細舌清。面白脣淡。純現虛象者。又無一不賴補土以收全績。而滋肺清潤諸藥。悉在禁例矣。

甘草原注、補脾
胃不足。壽頤按。甘爲土之正味。故甘草爲補養脾胃主藥。

人參原注、壯脾
金大補元氣。壽頤按。人參最富脂液。喜陰惡陽。故專補五藏之陰。不可謂其獨益脾胃。且向來以爲大補元氣者。正以陰液旺而氣自充。其實味厚氣薄。萬不可誤認氣藥。自明以來。幾有作爲補氣陽分之藥者。最不可解。趙氏此注。猶有俗見。

黃耆原注、壯脾
補肺氣。壽頤按。耆皮最厚。而條理清疏。脂液獨富。專補皮毛。益衛氣。是溫養肺家之主將。只言甘以補脾。轉覺迂遠。

升麻原注、參耆上行須此引之。壽頤按。升麻是升舉脾胃清陽之藥。惟氣虛不運。脾陽下陷者。用以輔佐參耆。升舉大氣。以助健運。始可作爲補脾之用。其實已非補土之正將。若列之肺家藥中。則肺以肅降爲順。殊非升提所宜。

山藥原注、入肺歸脾
補其不足。壽頤按。山藥甘淡。得土氣冲和之正。故爲補土純正之良藥。

〔潤燥〕 原注、補母是益肺中之氣。潤燥是養肺中之陰。金爲火刑。則燥潤燥不外瀉火。瀉實火則用苦寒。瀉虛火則用甘寒。甘寒潤之。與瀉實火之利用苦寒者大異。潔古以潤燥列於虛證。辨析極清。是當與瀉火清金兩條。分別觀之。

蛤蚧原注、補肺益精定喘止嗽。壽頤按。蛤蚧攝納腎氣。爲血肉有情之物。以治喘嗽。是腎家虛陽上擾。氣火衝激之病。非能治肺有痰飲之喘嗽。蓋肺之喘嗽。實證則是寒飲壅塞。虛證即是腎氣上奔。潔古錄此物於虛證類中。知攝納腎氣。即爲肺虛喘嗽之不二法門。

阿膠原注、清肺滋腎強陰益精。壽頤按。阿膠滋養五藏陰液。而用濟水伏流沉重之力。引入肝腎至陰之部。亦是攝納腎氣。不使浮陽衝激。故滋潤肺家陰虛。亦能降逆定喘。止燥咳。療咯血。

麥冬原注、清心潤肺強陰益精。壽頤按。麥冬富有脂液。爲補肺滋膩之厚味。果是肺有燥熱。斯爲潤燥滋液之要藥。天冬原注、清金降火滋腎潤燥。壽頤按。天冬潤肺。其滋養助液等於麥冬。而寒涼黏膩則又過之。必燥甚火熾。舌紅光滑。斯爲及時之霖雨。

貝母原注、瀉火散結潤肺清熱。壽頤按。川貝甘淡生津。潤而不膩。雖治肺燥。而性最冲和。力量薄而功效亦緩。象貝則苦寒清熱。能化燥結之痰濁。則苦寒清熱。能化燥結之痰濁。